

地址：山西興縣

地址：山西興縣

221

靜樂溫家坪等村

群眾變工翻夏種地

東大樹村家家割草澆青肥

（靜樂訊）五區溫家坪、東大樹等村，家家割草澆青肥，家家變工翻夏種地。...

買牛租牛準備扣伏荒

興縣鹿家代代表發動羣衆買回耕牛

（興縣訊）五區小南溝、甘泉、南上等村，自發出土地證後，家家準備扣伏荒。...

節約救災

（新華社訊）節約救災，節約救災，節約救災。...

蒲縣黑龍關一帶 補種蕎麥青菁

（蒲縣訊）蒲縣黑龍關一帶，因受旱災影響，蕎麥青菁補種工作正積極進行中。...

發展運輸 完成軍勤任務的經驗

王健 宋丕治

在上半年內，三分區運輸隊，在發展運輸、完成軍勤任務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

晉五區各村 男女齊上地鋤完頭遍草

效果很好決定全區推廣

（晉五區訊）五區各村，男女齊上地，鋤完頭遍草，效果很好，決定全區推廣。...

熬色葉膏賺大利

崑崙西豹峪等五村

（崑崙訊）崑崙西豹峪等五村，熬色葉膏賺大利，效果顯著。...

關於富村播種報導中 兩點疑問的解答

關於富村播種報導中，存在兩點疑問，特此解答。...

劉祖武

海牛爲戰回來了。記得五月初八走的那天，安莊行政村七個參戰去的青年小伙子，開的樟樹巴個戰步隊，每人腰裏插的三顆手榴彈。他們在村口上對歡送他們上戰線的父老們說：「帶去去，保證一日掙一掙槍回來，不信，你們看痘！」今天他們果然換到了的，海牛得了一桿面漂亮的日本掙一掙槍，兩發子彈，五顆短把飛手榴彈，還穿了一件黃色軍衣。海牛進了自家村口，兩條腿走的更快了，爲的是早把勝利消息報告給大家。天黑了，他從廟帝廟門口經過，聽着裏面吵吵嚷嚷的，跑去一看，原來是開村民會，人們見他進來，都仔細地看他是個甚麼人：村主席周貴程忙問道：

「起開些！」我實在對你說，我們的去拿車。三五年勝到了，咱們再結婚，你說對不對？」這時丑女也大胆說起話來：「由你吧，人家李清也對我說過，叫我多織字，仿紡織布的本事，不要丟開，後頭些還能出來。」

了，他繼續說：「……拾起來，燒公糧，在事情咱村不在人面前，工作團老周誇獎咱村是模範，還回參事團不好了，咱人家可不服氣。這事大家討論了好幾日，也有個情由了，川不煮我『說。我看，就自願報吧！』

大家不能說這事辦了吧，大後日就大家把這喜事辦了吧，大後日就是好日子……」田貴的提議全場喜喜歡歡都同意，這時，海牛也不好意思多嘴了。

最後，支前書記張明明，給大家宣佈了海牛入黨的事。人們都說：「海牛可餓上外奇咯！」

「海牛哥，你明明是個頑固軍閥，咋唬人哩！」脫澂就把海牛得同的新步槍拿到手，民兵們圍來二團團，都羨慕得發狂，這慷慨還同渡輪自己去了，大家熱烈的開玩笑，問誰肯給他是怎樣得的。海牛聽了衆人的誇獎，早把肚腹忘記了，抖擻精神給大家報告說：「我們昨天下去平川，第二天就出去活動，大陽滿地轟隆隆的一大半，趕盡蕩絕的時候，總發覺的厲害了，正在這時候，從北面跑下十來個頑固軍來，我們

「野戰軍呢？」這一帶的人們聽出是海牛的話音，都勃然大笑起來，七嘴八舌就是「海牛回來了」，穿了個黃綢褂，戴了頂兵帽，倒把家人逐馬住了。福虎一把扯住海牛的路膊，調皮的說：

「擔保和海牛開玩笑說。」

「海牛，你參說給你至媳婦嫁，快回去吧！」海牛聽了重話，扭轉屁股一溜烟跑回家中。

海牛父子們的生世

海牛爹名叫德元，老家在山東。民國初年在安莊開爨，被青龍劍胡仁義老財訛了一次。只弄得赤手空拳，無家可歸，後來就流落在安平放羊。舅元叔這個人流落性情活潑，作事痛快；還有一手好槍法，說是學兩武藝也

遷出安莊，德元叔到草廠山上開了林地；捎帶的打猪。民國十幾年，陝西逃難過來一個女人，爲德元叔和他成了家，第二年就生下海牛。

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賣兒充買辦」，海牛長大了，槍法武藝學得也並不弱。父子兩個除了種地，便是打猪。先當過馬槽戶。

日本鬼子投降後，八路軍解放安莊，當年秋後，一家子搬回安莊，從此見到了天日。

「哈，哈，你看你，你看你，是大白兔，嘖！搶在手的話，保險『叭』的又打住了。」丑女不同意的說：

「就會現你那一手，人家是個命，打死有甚好？再說，出門碰見是吉利的。」

「看你迷信個呢，我爹打了一輩子山，還會去調比小時爭紅花？」海牛瞪着丑女，丑女自家

結婚的害處後，海牛就決心叫未婚妻學受本事，遲些再結婚。所以德元叔一掛婚事，海牛就不愛聽。

海牛的未婚妻名叫丑女，今年十七歲，海牛比她大四歲。丑女的爹叫海牛的爹，是正當村上的老伙伴。有一年鄭厚厚正當當村長，巡往丑女爹家取，無奈把丑女

給他胸前戴了一朵大紅花。
「海牛」大眼睜，圓臉蛋，頭上罩的白手巾，手裏拿着一三八式，坐在板壁上好像新郎。丑女被女伙改裝嫁往，走不脫，要媽們指指點點議論論。
「圓周俊臉好女婿，倆口兒配的，真不賴。」丑女滿面汗，臉緋紅，

給咱安莊爭彩光一
比鄰老財給他二少爺娶親時燒紅
火。
海牛撒步也想不到會在鄭財主院裏成其美事，以前連人家的大門也不敢進，價食子可成了自己的住處了。他發癡高興了一天，連飯也吃不進去。

悄悄的一個人上梁架上去，狗也睜開了眼，他們也往這架梁上跑，看見誰的不過了，我一搶就打，跌倒一個，廝子村小三核，舉着老八路軍的口雷，放開嗓子吼叫說：「哎！老蔣，你槍裏面還有幾發子彈？」

圍觀得些，村裏的人都要和他接近，要笑或罵他「這畜」。

有一年夏天，德元叔放槍遊手學從鄉厚財主家坊旁經過，忽然一袋花紅鳥嘍嘍落在坎裏的松樹上。松松和馬小轉聞德元叔打了一槍，德元叔又發了一槍，第一

團區長來安莊動員參軍，在代農會和軍委會上講了許多話，村裏主席田貴在會上提出「解放軍是誰的隊伍？爲甚麼要當解放軍。」

團區長田貴在會上提出「解放軍是誰的隊伍？爲甚麼要當解放軍。」

賣給鄭家當了丫頭。鄭厚厚跟上鬼子往太原退時，丑女藏在山藥窖裏，沒被帶走。當年臘月海牛和她訂了婚。

樹林裏談情

「這塊羊肚手巾和香胰子，是爹媽回來買的，你拿起川吧！」說着便遞在丑女懷裏。丑女把

低頭不語氣。

在雜亂的吵嚷聲中，郭二元復生氣的神意見說：

「你們不要吵，聽我說，人家海牛是孤子，爲了大家，人家爭的要去，可是咱村開小差回來的，絲毫沒丟下家裏上的同志，咱手裏還有……」

他忽然停頓下來，臉上一片紅暈，眼裏閃着淚光。他看見那對男女更漂亮了。

「那天，你在樹林對我談高寒了？」

「你再想，還有甚？」

「你是說這事。參軍大會上我……是夜談過，不想心內產生……」

們是正式隊伍，吓的忙搶一退，便驚了弓的鳥一樣，沒命的從東南面跑了。」說到這裏，因費給他端來一碗水，海牛「喀喀」一咯嘔，幾口喝完，在牛明半醒的月光下，說說話有勁。

我說：「你這武藝會老手不叫追，說是怕北面再下來。我門三叔下地，你收放上來，共是

三叔就打了，檢檢和照小把提，到安莊，全村人誰也鬧不清這鳥叫個甚名價，男男女女都來看稀奇。

消息傳到鄰厚厚耳朵裏，惹惱伙怒氣沖沖，吹癩子，拍胸脯，說這是隻「御林鳥」，落在鄰家，誰家就要出「貴人」。

黃符、德元跑回來了，鄰財主志們觀戰熱熱，每天上課讀字唱歌，實在快樂。對此事越想越

日紅晌午了，人們歇了晌，村中靜悄悄。海牛去樹林邊担水，正遇着丑女在泉子旁洗衣裳，倆口子一見面，不由得都微微一笑。丑女的臉蛋馬上紅的和蘋果一樣，站起來就要定，海牛東張西望見沒人，吉吉巴巴對丑女說：「等……等……」丑女把洗好的衣服又放在水裏漂着，出來

情人贈她的禮物一件件夾在洗的衣服裏。然後彷彿有些失意的樣子，沉思了一陣，忽然把自己頭上罩的那塊柳條布兜子取下來，顛手裝進海牛的水兜裏，並說：「這是我親手織的，就是給下一些。她笑嘻嘻的端詳着自己的情人。海牛故意把帽子掏出來說：『人說你手巧，這話真不假。』

「二元兄弟，你還評個蛋，反正
知咱富大人的不對了，你咋灰飛鬼，
想不知道就跑到回來？真是『吃
上茄花拉蒜子』，豈也拉不斷！」他

三四聲，家裏大人便把孩兒打發上
跑了，你們衆人評評團對不對？」
二元這話是指他叔叔哥富元說的，
富元的弊病被說出，知道不答覆大
家不好看。

「二元兄弟，你還評個蛋，反正
知咱富大人的不對了，你咋灰飛鬼，
想不知道就跑到回來？真是『吃
上茄花拉蒜子』，豈也拉不斷！」他

「甚不高，多寫個。」
「你還用你安託哩！」
女的說：「……我管你放心，二元來談地，爹和我也不惹鬧，送你十來响的光景比還會子還要好。我要和改換商議，再辦上幾架快櫃子，把咱村的紡織辦好。」
男的說：「咱的六個半，我走了」

十一得，咱們行政府七個人，騎了六桿，老李說我打倒一個敵人有功，挑了這桿好的給我，餘外賞了我一袋子彈和這套軍衣。」人們聽的出神，鹿虎拉住海牛，叫鹿鎖講，田貴老人說：

「前方的事，三天也道拉不完。天不早囉，快叫人家孩兒回家吃飯去罷，告訴的工夫可多囉。」

一見面，就指住眼窩罵一頓，逼住非娶一隻活「御林鳥」不行，要不就得頂命。德元叔焦急的搬東家，請西家，給鄭財主說情，陪不是，結果把全年的工費支出來了，買了抵馬套，煮了雞豬羊，給鄭家祭了祖，一場天大的事才算了結。

第二年正月，鄭財主把德元叔急，他馬上丟柳樹柴支節膏記，明明談婚事，明明正在這裏鋪草，見他來的不平常，放下鋤頭談論起來。

「明明哥，這回我一定去，你脫行不行？」

明明拍着海牛的肩膀誇獎道：「到咱隊伍上去，保管是個好兵，村裏個個不說你的準頭好，你

上。先是海牛開口道：

「從櫃裏取了一包包東西，趕忙跑來泉邊，個個丑女快往樹林裏走，海牛勸勸，丑女誰快服。到了林當中，則遇密密的，連二十步也照不掛去，他個個氣喘喘的緊挨緊在一根折了的小樹幹上。先是海牛開口道：

「五個自然村的聚眾都來安莊開會，男男女女擠滿一院，真比四月初八廟會還熱鬧。首先衛軍簡短的講了幾句話，他講到開區在香中平川殺人的惡行時，會場的人眼淚都紅了，吼着別放重

「有一條上流社會的狗，」他嚷了一聲，便急忙忙走出樹林。

參軍大會

便給我接氣哦！」……比起人家海牛，真差死人，餓了會，我一定尋他回來。」萬元道：「好，全場都歡迎。」

「歡迎師爺！」

「師爺是光榮的！」樓面裏的喊了幾句口號，會館開戲熱鬧了。各杆的青年，接二連三的報了名，十個自願參軍的小伙子，光榮的坐在主席台上。

你可聽管好，多發些羊羔羔：……街區長說了好幾遍，說是咱們三五年就勝了，到那時候，我回來看看高興！」

在門外偷聽房的巧巧和王蘭，聽到這裏，由不得讚嘆一笑，飛也似的跑到上房，給總娘們報告這要事去了。

各類唱曲，給姨姥姥叫：一對對情人你扯掛痛痛了。